

## 可敬者

### 因著她的勇敢和她的節制

《我在上主眼中是光榮的,天主是我的力量?》依四九5。

依撒意亞先知放在上主僕人口中的這些話,如今在可敬者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心中有了肯定的答復。

### 英豪的勇德

借著天主賜給她由信德所光照的意志的勇敢,她一生執著於善以及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承行天主的旨意。

由於超性勇敢的支持,她能夠

—控制自己的私欲,

—承受許多痛苦和敵視的環境,

—精力充沛的為天主的光榮和近人的神益工作。

我們所有的許多見證告訴我們,她面對困難的勇氣,在為天主更大光榮的事業中的寬宏大量,她在痛苦中的忍耐,在已開始的事業上的恒心,常常以忠信的態度來面對她跟天主和人所開始的投身(承諾)。

我在這裏舉出幾個證明：

《我想她基督徒的勇敢達到了最高的境界,特別看重的是她承擔考驗痛苦的方式。我可以肯定的說,從1903年一直到她去世,在那幾年與她一起生活,她非常模範的度了團體生活和福音的勸諭,她知道怎麼擔負工作,從不尋找光榮。所有有關修會的創立,特別是Tolosa和Medina學校的成立,以及其他艱難事業,許多次要面對可怕的反對,會祖都為天主的光榮實踐了。

她從不知道靠自己工作,只知依靠天主的助佑工作,她多次重複：“主,我將希望寄託於你...”。我們常常聽她這麼說,她許多次對我重複：如果我們做一切事只靠自己,就

會有我們常看到的那些失敗,但是如果跟天主一起做,天主會以祂的大能,使我們變成全能的。

她幾乎全身都有病,但以驚人的忍耐承受了病苦。她接受一切好似來自天主的手,這是在一切事上能冷靜的承擔一切的關鍵》<sup>2</sup>。

這是一位耶穌孝女在Mostenses與她生活過後做的見證。但是,最好還是記得這位勇敢的婦女,如何編織了她的一生,從簡樸和勤勞工作的童年<sup>3</sup>,以及遠離家庭和家鄉為別人幫傭的青年。放棄了別人向她請求的甜蜜正式的婚姻。

當她從Tolosa到Burgos時已攜帶了磨的光亮而犀利的武器,所以才能夠在Sabater家庭無條件且毫無保留的服務。她《什麼都做得來的能力》,與她已經操練的英豪德行有關<sup>4</sup>。

那個家庭的長女Estrella Sabater的見證是極具說服力的：

《從她一進入我家,就注意到她非常有德行又謙遜,她的服從已到了只要稍微暗示一點,她就會去完成,就好像是明示的命令一樣,[...]我從未看過她不高興的臉,或是反對的面容》<sup>5</sup>。

同一時代的Vicenta San Jose夫人也補充這見證：《雖然有很繁忙的工作以及Estrella的弟弟們常淘氣搗蛋、麻煩她,他們從沒有達到讓她生氣和失去內心平安的目的。

她是那麼的服從、謙遜、端莊、忍耐、克苦,那麼的純潔、純樸,許多與她交往的人都保證她從未失掉她領先時的純潔》<sup>6</sup>。

但是,毫無疑問的,是當她長期任會祖和總會長的時期給她提供了艱難的環境來操練非常艱難的勇敢之德,以致達到了英豪境界。

從她面臨困難,超越生活中的困難的種種表現所流露的特色,我們可綜合為猛攻和抵抗,我們可以肯定她非常勇敢,她的勇敢同時配合著寬宏大量、忍耐及恒心。

以她那樣貧窮、沒有學識和經濟資源的人,她創立一個以教育為宗旨的修會的事實是勇敢的具體表現,在她開創的事業中,勇敢支持著她<sup>7</sup>。

列品案件提案人Martinez Somalo 樞機,寫說：

《從所有的見證和資料顯示她真的是一個堅強的婦女,勇敢之德在各種環境中支撐著她,也在那些最受爭議和痛苦的境遇中支持她,我們的天主的婢女不讓失望或沮喪控制她。她以忍耐承受了生理和精神上的痛苦,承受並克服了在創會和治理修會中遇到的阻擋,也以忍耐克服了在建立不同會院及衛護本會神恩的純淨上能遇到的困難 (Informe., pp.122 ss.; Summ.,165.130-132.146.515) 。

這勇敢也是她人格及超性生命中的一項特質,在提案中描述的事實和細節,凸顯的是一個堅忍不拔、不屈不撓、恆心的婦女圖像。這種超性的堅韌,相反人間的智慧,或許可以解釋她的一些修女和教會的某些權威對她的不瞭解,因為他們的思考邏輯是以本性為出發點》<sup>8</sup>。

前面所提的證人有些是非常有聲望的(權威的),如耶穌會神父Pedro Segura,在Salamanca多年與會祖來往,當她死後,曾寫道:

《關於她對基督十字架的愛,我記得在76年時,我在Salamanca任magisterio期間,聽Izquierdo主教說過,當他剛剛給她Zamora街的房子:“在給她之前,我曾常常考驗她們,特別是考驗甘第達修女,我看到她真正尋找被釘十字架的基督”。

許多時候,她在她的事業中經驗到反對(困難)時,會對我說:“神父,沒有十字架,那兒也不能去;十字架來吧,承行天主的旨意”》<sup>9</sup>。

如果說這個見證是那麼動人,那Valladolid的法學家Faustino Herranz神父的更是,他肯定《在一個修會團體的計畫是致力於兒童及青年知識和倫理的培育,而完成這計畫的婦女在學術及物質支持上都差距甚遠的不成比例。經由在歐洲及美洲的耶穌孝女為實現會祖的願望和託付的使命,所從事的福音傳播工作,短時間內所有的豐碩成果得到了解答。這證明天主特別照顧這修會,同時證明會祖為了事奉天主且信賴天主會使之生長所播下的種子,如今已長成一顆大樹。

以上的綜合,是我有關可敬的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的印象和記憶,我的願望是為了天主的光榮和人靈的利益,不可錯誤的教會早日承認這位修女的生活及聖德》<sup>10</sup>。

除此,又說《她在承擔一切的忍耐和勇敢,甚至堅強的戰勝匱乏及必須克服的重大困難,她唯一擁有的基礎是對神聖的助佑無限的信賴,她以驚人的把握和熱誠談論天主的助佑》<sup>11</sup>。

在可敬者會祖的傳記上保存她創立會院的資料,她為拓展修會、也為了近人的神益,她用她的生命實踐了這些理想,絲毫未受氣餒的影響。

有些會院的創立是那麼艱難和痛苦,如Medina del Campo會院的建立,在那兒,她的秘書被那麼多的痛苦弄的喘不過氣來時,有一天向她建議要她撤回,卻聽到她這個回答:

《聖母瑪利亞,我的母親,是敵人要摧毀一切。它不要別的,只要我們放棄這計畫而離開。這會院的建立花費許多工夫,這不正是為天主的光榮和靈魂的得救的一個記號?時間將證明在Medina del Campo 創立San Jose修院將會中悅耶穌和聖母瑪利亞》<sup>12</sup>。

或是Tolosa會院的建立,在Tolosa她親自寫說:

《這會院的建立比其他所有會院的建立都難,花費我不少工夫;但是它會給天主帶來很多的光榮。...我曾經歷了許多的考驗,但是不要緊;甘第達修女不會因任何考驗膽怯,她不怕地獄及其居民,因為那全能者會護衛她,並賜她力量為打仗並戰勝》<sup>13</sup>。

她非常清楚意識她的力量、勇氣來自天主,所以她在同一封信上請求:

《為此,請為我多多祈禱,求天主賜我力量,為了祂神聖的愛多多受苦,希望這會繼續為天主的愈大光榮和人靈的得救》<sup>14</sup>。

非常明顯的是可敬者會祖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以她人性和基督徒的成熟超越了艱難考驗的痛苦,她完全忘記任何依靠自己的念頭,全心接受天主的旨意,跟天主一起來面對自己和近人的軟弱及痛苦。

我們真能夠說她如約伯一樣,在痛苦中使她的神修旅程成熟,她接受了痛苦,又將一切交付在天主手中,她確信天主的臨在會在痛苦的考驗中幫助她,這一切不會變成空洞無意義<sup>15</sup>。

在列品案件進行的過程,第21位見證的肯定是有道理的:

《她那特殊的勇德常常令我印象深刻,這勇德並非前面提到的堅忍不拔的結果,而是她無條件交付給天主的果實》<sup>16</sup>。

在同一的列品案件過程中,第18位見證,Ines Laso修女也肯定可敬者會祖的勇德《在猛攻中的寬宏大量和在抵抗中的恒心。她是一個勇敢的婦女,她不被困難和痛苦擊倒,她將她的事業推展完成。只能從她渴望中悅天主、事奉天主來瞭解她的剛毅。她是“一個勇敢的婦女,任何的焦慮都不會嚇倒她,她的思想常系于天主,平靜的為天主的更大光榮而工作”(Barcelona的一位主教于1875年6月19日寫給會祖的信上的幾句話)。

甘第達修女的勇氣因著她心胸的偉大更增加,她的心胸之大好像要擁抱全世界。她的忍耐使她面對了生活中遇到的許多生理和精神上的痛苦：在創立會院時的阻礙以及管理修會上的問題,她自己 and 修女們的疾病,她的修女們的缺失軟弱,經濟的問題等等...與忍耐緊緊相連的是在承受中的恒心,感謝她的恒心,使她在那些長久又艱難的問題中,仍能恒心持久的繼續完成某些會院的建立》<sup>17</sup>。

念了這些見證人所作的見證,神學參議們關於會祖曾活過的勇敢做了以下有價值的判斷。

第一位神學參議在他的選票中如此表達：

《天主的婢女知道開始著手困難的工作並以英豪的忍耐承受了困難。她的勇敢剛毅也是她人性和超性圖像的一個象徵。一個沒有任何本性的方法也無多大的才能,但卻勇敢的交付,信賴天主,實踐了祂對她的要求,在她的生活非常明顯的是目標和工具之間的不成比例。但是天主的婢女從未掉勇氣。在提案,不論是那些有關她的生活或是有關她勇敢德行的特質,我們都會找到很多事實和細節凸顯她是一個勇敢、堅忍不拔及恒心的婦女》<sup>18</sup>。

第六位神學參議說：《我覺得勇敢的德行在這位天主的婢女身上特別明顯。實際上,凸顯在她節儉和勤勞工作的青年期,她以完全的忠信和專注在人家家中幫傭(cfr. Summ., 580-581)。凸顯在她以極大的勇氣在貧窮所帶來的極大犧牲中,開始並推展她的創立修會,經常還會遭到反對及教會權威的試探,以及從她的修女們來的一些不

愉快(cfr. Summ., 130-132)。凸顯在她以常勝不敗的忍耐、毫無抱怨的承擔了漫長而重大的病苦(cfr. Summ., 580-581)》<sup>19</sup>。(Relatio et Vota, p. 73)。

第三位神學參議表示非常佩服會祖的勇敢,他寫道:

《天主的婢女在她極活躍的生活中曾面對了無數的困難:她脆弱的健康,經常使她患重病;一些修女,如Petra Piernavieja和Filomena Martinez等不守會規的行為,最後被開除修會;不斷的經濟困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截斷了艾朗神父的信,以及從一些人來的刪除會憲中依納爵精神的企圖。天主的婢女勇敢的衛護,這也消耗了她原本脆弱的身體,1902年8月31日起程往羅馬為獲得教宗良十三世的批准會憲;同年9月18日達到了她的願望。

天主的婢女以超人的謙遜和忍耐超越了所有的困難,當得起成為修會每一屆總大會的總會長》<sup>20</sup>。

第五位神學參議的另一意見,強調可敬的會祖英豪的操練了勇敢之德:

《他寫道-勇敢之德在天主的婢女的生活中非常清楚,不論是在推動創立會院時面臨的經濟和精神上的巨大困難,或是在承擔常有的生理和精神上的麻煩,就如當她年輕時曾堅決的拒絕了另一男傭對她所有的一些些的不合禮俗的取悅行動。

在其生命的歷程中,有一時刻最光耀的顯示了她的勇敢,是在創立Tolosa的會院時,跟她以前的神師Martin Barriola神父之間的關係是那麼困難,她自己在1890年的一封信上描述,她的老神師神父要嚴厲的考驗天主忠僕的膽量;她勝利的戰勝了這考驗,正是靠著她的勇敢和她信賴天主的助佑並深信是天主的旨意(Summ., 130-132)。

會祖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有極大的忍耐和能力為承受她自己的女兒們帶給她的困難。正是這種生活方式可以與聖女大德蘭媲美(Summ, 146).(Inform., 123 -129)》<sup>21</sup>。

第四位神學參議綜合了可敬者會祖在她行事方式上的動機為:《她的勇敢並非只為實踐一項她自己的事業,而是與光榮天主的神火結合。她希望每一會院,每一位修女都成為一個工具,為光榮天主並為幫助近人更認識天主、更愛天主,是這動機推動她》<sup>22</sup>。

因為《她意識到跟隨耶穌必然有迫害、勞苦、貧窮,她恒心堅決的擁抱這一切》(Relatio et Vota,p.87),以這精神投射出一個勇敢婦女的圖像,完全的控制自己。

Dolores Ugartemendia修女給我們介紹：

《在興盛順利的事情中,她與修女們一起快樂,但是有節制的,為使修女們快樂,她與我們分享能分享的。在困難不順的事情上,她從未讓我們察覺到》<sup>23</sup>。

可敬的會祖以英豪的勇敢活出了她曾勸勉人的話：

《...當妳受苦時,悄悄的向耶穌祈禱一切,但別讓任何人聽見》<sup>24</sup>。

## 英豪的節德

《...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時常為耶穌的緣故被交於死亡,為使耶穌的生活也彰顯在我們有死的肉身》格後四11。

聖保祿宗徒的這些話成為可敬的會祖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的生活理想,她為與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同化,讓她的身體成為

《生活、聖潔和悅樂天主的祭品》羅十二1。

這結論將引領我們去念那些與她生活過的人在會祖去世以後所做的申明,以及所寫的報告,後來成為列品案件中的證人。

她在Burgos和Valladolid工作時,就明顯具體的證明她已有的克苦精神。有些證人跟我們談論他們觀察到她那時就守大齋,也做其他的補贖。Joaquina Gomez修女聽Estrella Sabater說過寫在她的報告中：《Estrella太太說,她跟她年齡相當,她從不睡在床上,他們知道以後,就想了許多方法來證實,她睡的是那麼少,他們想她睡覺時是坐著睡或是睡在地上,沒有絲毫的舒適。[...]她的飲食經常是辛酸的蘆薈,聖周的那幾天,聖週四和聖週五,她什麼都不吃,除了幾位修女送給她的小油麵包,她只吃一個。晚上和早上有幾個鐘點會在額上帶苦帶,會系在發根,儘量的遮蓋起來,但是不可避免的有時會發現這克苦讓她流血》(27)。在Sabater 家庭的孩子心中留下了那些記憶：

Blanca Sabater在列品案件中作見證說：

《我在家聽我父母說的例子證實天主的婢女有節制的德行,有的例子好像是奇跡一樣;例如,當我在Valladolid時,那時我大概14或15歲,聽我媽媽和哥哥姊姊們說,有一個盛滿水的容器慢慢的減少,天主的婢女絲毫沒動它,他們認為是因為天主的婢女有很長的一般時間克苦不喝水,天主用那種方式來解她的渴》<sup>28</sup>。

這年輕的女傭以這種態度開始了修道生活,在很多幅度上她有機會操練節德,特別是真正的放棄自我,加上克己和補贖的色彩。

在她基督徒聖召和修道聖召的基礎上,存有一種具體、確定又極富要求的捨棄所有一切相反天主的事,為天主放棄一切。這種屬於所有基督徒和所有修道人的態度,可敬者會祖以依納爵的神修規則度過了,《最大的注意和操心該是在主內,對於一切的事作最大的克己和不斷的克苦》<sup>29</sup>。

而在1872年所寫和被批准的會憲,在許多條文清楚表明忠信跟隨基督的必須態度之後,她又加上自我克己,為獲得忠信跟隨耶穌的重要:

《為了更能達到靈修生活寶貴的圓滿等級,最大的注意和操心該是在主內,對於一切的事作最大的克己和不斷的克苦》<sup>30</sup>。

在1902年經宗座批准的會憲第96條記載:

《修女的生活應是克苦和補贖的生活,要十分留心深入這精神。修女應切望為愛吾主受凌辱和假見證,並樂意接受所有在團體生活和教育工作所帶來的要求,本性所厭惡的事,不因此而認為得以豁免這克苦的重要規則》<sup>31</sup>。

這是可敬者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活出的精神,她願意她的女兒們也活出這精神,在這件事上她也先以身作則。

Consolacion Irigoyen修女做了又細又長的見證:《她的個性冷靜,當必要時才會嚴厲,但不會憤怒。當我是初學時,輪到我在飯廳服務,我跟其他人一樣都親眼目睹她吃得很少,當她不能吃主食時,只吃一個雞蛋,跟她一樣情況的人也吃一樣的東西,我從未看到她表示不滿意飲食,不論做得是否好,酌料放得是否夠,我也從沒有見到給會祖的小杯子裏倒的酒比別人多。會祖平常都在飯廳吃飯,除了生病以外,她適應在飯廳跟其他修女一樣的飲食。[...]



我看到的是她按團體的時間表作息,雖然因為她長上的職務,需要跟其他的長上一樣的晚睡。

關於克苦,我聽比較年長的修女們說,她是非常克苦的人,她睡在地上,雖然,我相信後來她因為健康情況而無法再做此克苦,她的端莊和她的外在風度、說話、走路以及,外在儀錶舉止),甚至在娛樂、休閒時也流露出節儉的幅度,我們已經說過她在飲食上的節制。

她房間和辦公室的傢俱非常簡陋,以致於許多次,我們,她的女兒們會說,多麼高興能丟掉她用的那麼久,舊了的桌布,但是因為她禁止我們不能碰,這一切顯示她的生活節儉、克苦、做補贖。

所有的修女都公認,幾乎本會所有的修女都公認,甘第達修女是非常克苦的人,她從不尋找舒適或享用別人送她的禮物》<sup>32</sup>。

**Dolores Ugartemendia**修女證實說：

《她有節制的德行,特別是在飲食上,她常常吃最壞的一部份,把好的讓給近人。她在飲料上也很節制,連一小杯酒都不喝,但她常常會囑咐人為別的姊妹準備。關於肉身的休息,她是那麼克制,我曾求天主賞賜她覺得困。對於休息,她十分有節制,但絲毫察覺不出這是否影響了她盡她的本份。

她晚睡的原因之一,是從她的房間用她的苦像祝福所有的修女,以及在不同學校工作的每一位修女,祝福其他許多曾向她請求過的人,最後的祝福是給在她身邊的人,許多次是我。

她很嚴格的遵守教會和修會的齋戒,當我跟她來往時,她體力已很弱,不准許她再加上其他熱心的齋戒,而她會服從》<sup>33</sup>。

不只她的修女們,也有因各種不同的原因跟會祖來往的其他人士,發現她節儉的生活以及非常克己。

她的外甥女**Francisca Taberna**,從孩提時代就認識她,證明說:《她非常平衡,所有的事輪到她做就好像都很容易,對於飲食她不要求,許多次我坐在她旁邊吃飯,看到她不是愛甜食的人,別人給她什麼都好,對於飲料非常節制,對任何事沒有過份的要求。對

於身體的休息很克苦，她是早起的。按規定的時間起來，在這方面我不認為過份誇大。我看她非常確實的守大小齋》<sup>34</sup>。

最後，我們聽一位Salamanca的校友Josefa Alonso Belmonte寫她的報告：

《在她去世前幾年，會祖甘第達修女有幾次來我家，有一次，我母親請她吃點心，她拒絕了，但是她看我媽媽很難過，就答應吃，她拿了一塊；繼續聊天，但在人不注意的情況偷偷從會衣的披肩下拿出一個小盒子，我母親在她旁邊，偷看到了她這一小動作，發現了她的詭計，問她在那小盒子有什麼。會祖好像沒事一樣答道，那是她必須吃的一個東西，我母親可能的偷偷用濕手指伸到小盒子中，用舌舔了手指，發現那是蘆薈》<sup>35</sup>。

如果再重複敘述所有有關可敬的會祖的克苦和補贖將會太多，而這些都是她節德的表達。

Perpetua B. de Quiros 修女給我們說出一關鍵，為瞭解她渴望肖似耶穌和克苦肉身的願望：

《她非常渴望肖似效法耶穌和她所愛的聖人，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有一次散心時，就好像許多次曾發生的一樣，跟我們談論肖似耶穌以及在這一方面聖人們的願望，有人問她，關於這方面她怎樣，她回答：“不死，但要效法(肖似)”。她尋找各種機會和方法為了做補贖。當初學院還跟學校一起時，她跟煤炭工人要一捆荊棘而且刺要長。這個好人，幾天以後帶回一大捆荊棘，放在門房說是會祖要的，工人告訴門房的修女，會祖交代這要親自交給她。可是這位門房修女好不容易說服工人將荊棘交給她。不用說，這些荊棘從未到會祖手中，但是會祖在未得到茨冠之前，就用苦帶戴在頭上》<sup>36</sup>。

從這所有的見證很容易結論，她那不斷的克己成為她生活的氛圍，慢慢越來越深入會祖與天主親密結合的關係。如此達到真正的待命，為答復祂對她所有的要求，不論是完成她個人的生活，或是完成她會祖的使命。

所以，Manila的主教Mons. Michael J. O'Doherty曾在Salamanca 認識她，跟她交往幾年，他寫說：

《我覺得她的特徵是一個有堅強意志力的人,純樸的靈魂,她說話正直,有犧牲的精神,使她喜樂的承受任何的十字架,只要是有關在此世推動、發展天主的國。

跟甘第達修女來往,讓我覺得很安定、高興、喜樂、得到靈魂的神益,就好像宗徒們對神聖的救主所說過的的話的迴響:“老師,我們在這裏真好”。我認為能跟她來往是天主給我的極大恩惠。

許多年來,我私下祈求教會之母能光榮甘第達修女,我將我的教區交付於她的轉禱》  
37。

可敬者會祖從未曾缺乏過機會為能表達她《犧牲的精神,使她有能力喜樂、熟練的承受任何十字架》。她的生活不斷的有痛苦。在她淨化的過程,在她曾做過那麼多個人的主動的努力,天主保留了最好的一份,充滿愛情的給她送來有效的方法,為能超越困難,而將自己完全的奉獻給天主。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的生活充滿著各種外在的事件,關於她內心的淨化,我們知道的不多--跟她的意志無關--而且是天主允許的,這些事件幫助她達到超性成熟的極高境界。

那些痛苦的原因很多,有些是物質方面的,修會初創的時期以及會祖的一生,經濟都十分不穩定,她去世時《雖窮但卻未欠債》,她跟她的修女們受了長久缺乏的苦。

她很純樸的表達那時的情況及她對天主上智照顧的信賴:

《如果我可以寄給妳們省察的卡片和別的東西,但我不能,妳知道我們怎麼樣;但是天主是我們的慈父,祂常照顧我們》<sup>38</sup>。

她自己的病以及她修女們的病,限制她們工作,同時又要求一些幾乎不可能的資源;尤其是已有那麼多修女,有時是年輕的,剛剛念完書拿到文憑的修女,這些對會祖是很沉重的十字架,以致於有一天她充滿愛情的大聲呼叫:

《但是,我的耶穌,難道你要我在天堂建立一所學校?》

但是比這些物質的痛苦更深的是屬於精神層面的痛苦,尤其有的是她的修女們造成的。

當她們不按修道聖召的要求生活時，當她們在遵守會憲上有缺欠時她痛苦。尤其是有的修女們對她無所謂和冷漠，會令她覺得不忠實和不正義。與一些修女的態度相關的是修女誤會她，Salamanca主教公署的一些成員扭曲的解釋，限制她的行動，也限制艾朗神父幫助修會，甚至還截斷她寫信給神父。

她有些生動的表達，讓人瞭解她的痛苦多深：

《在我的心中有許多的撞擊》<sup>39</sup>。

《我們所受的苦只有天主知道》<sup>40</sup>。

對她痛苦的影響很敏感，有時甚至使她生病。

但是

《...我們的會祖設法承行天主的旨意，她不在乎受苦》<sup>41</sup>。

當她看清楚所發生的困難時；她在痛苦中看到是一個天主愛的考驗，既然《天主，對祂至愛的靈魂，會給他們一些小小的艱難困苦，我們不要為此憂傷，我們應彼此多多鼓勵，因為耶穌藉它們向我們顯示祂很愛我們》<sup>42</sup>。

在1873年的神修筆記她寫道：

《當妳越貧窮，越被人輕視，不被瞭解，而以愛心為我受苦，妳就更穩定安全地在我身邊，我會協助妳、保護妳》<sup>43</sup>。

她以深信天主的保障以及慷慨大方的開放特徵又寫：

《我們主耶穌的三個伴侶：貧窮、痛苦和輕視。這些將永存於我心中》<sup>44</sup>。

因為在她的心中含有以下的精神，又將這精神帶到生活中，在痛苦中生活：

• 勇敢：

《天主曾被迫害和侮辱，而我們，正因我們是耶穌孝女，難道十字架會嚇倒我們嗎？當然不；努力，我的女兒們，多多努力》<sup>45</sup>。

• 從她的痛苦中讚美天主：

《願天主受讚美，祂送我這麼多的痛苦》<sup>46</sup>。

• 感謝天主，視十字架好像禮物：

《...我常常要帶著天主送我的十字架，四處奔走，願天主永受讚美》<sup>47</sup>。

• 雖然心中有痛苦,但《唇邊帶著微笑》。

從我們所說的,我們足夠證明可敬者會祖英豪的操練了節制之德。如果不是這樣,她不可能承擔那麼多的疲勞和那麼多的困難,而毫無憂傷、憤怒和慌亂,相反,她以喜樂和極大的忍耐承受了一切<sup>48</sup>。

念過了上面所提的見證以及在兩個列品過程摘要中的許多內容以後,神學參議們可以肯定:

《第一位神學參議寫道,天主的婢女的勇敢表達在她的克苦精神上。她的這精神後來又流露在節德上,她這個人,從孩童就習慣度貧窮和純樸的生活,從她年輕時,就可看到她非常會克制自己,有很大的克苦精神,不論是 飲食或是睡眠,或是在作女傭時的謙卑工作。關於修道,她的生活是節儉的。1892年一些修女控告她有關禮物一事,已經由“de visu” 證人所寫的見證作了反駁。天主的婢女對她的身體非常克苦,即使是生病時也一樣,創會的前幾年,和整個創立修會的歷程都非常的貧窮,以致於讓那些跟會祖生活有接觸的人得到建樹。有關她的克苦精神,在提案給我們顯示她明智的請教她神師的意見。不論如何,我們看到一些事是她的蠻悍(例如在頭上戴茨冠)。但是根據我的意見,天主忠僕最顯示克苦和節制精神的是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她度了非常貧窮的生活,常常缺乏物質的需要,以及她嚴格遵守修會會規的精神》<sup>49</sup>。

《第二位神學參議說--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的節德--在她生活的節奏上,也在遇到來自姊妹們和教會權威的困難中,完美的表達了她充滿愛情、犧牲、真正的克己、肉身的克苦及忍耐》<sup>50</sup>。

第五位神學參議寫道,而提案樞機強調,

《在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的生活中節德是真正英豪的,不論是她 在 Burgos 和 Valladolid幫傭時所習練的補贖,如睡在地上,在頭上戴茨冠或苦帶、守齋,為了能領聖體特別嚴格遵守那時要求的聖體齋等等,或是很明顯的她在修道生活中承受的眾多補贖(Summ., pp.64-65. 169.398)。

這個人性的經驗也很完整的保留在會憲內(Inform. pp. 133-134)。

從提案許多的記載知道,她的生活充滿了精神的痛苦,是由一小群修女和教會成員的虛偽和狡猾引起的。甘第達修女知道為了創立修會的好處而大方的承受這些凌辱。雖然這巨大的努力許多次影響到她的身體(Relatio et Vota,p.59)。

“吾主耶穌基督的三個同伴：貧窮、痛苦、輕視。這些常在我心中”，我們可以在她1873年的神修計劃上看到；她從未忘記實行她的計畫,關於這一方面,Martinez Izquierdo 主教的一句話非常有說服力：“我考驗了她們許多,特別考驗了甘第達修女,我看到她們尋找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Summ., p.133)。

天主的婢女在她的心中常常有她信服的一句話,她極誠懇的不斷重複：“神父,沒有十字架,那裏都不能去；十字架來吧,我要承行天主的旨意” (ibidem)》<sup>51</sup>。

有關勇敢及節制這兩個德行以及其他德行的操練的詳細參考,使基督徒成為耶穌基督,道路、真理及生命的真正追隨者。以第八位神學參議做結束,他們證明這推論是有道理的：

《符合到現在所說的一切,雖然“procesillo所說的”我想我可以肯定天主的婢女耶穌孝女會會祖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是天主給我們留下的一個英豪基督徒的榜樣,也是教會的榜樣,就是天主從一個純樸,完全信賴祂的人中做出了大事,當人意識自己的微小,但是信賴天主的恩寵和能力,完全交托在祂恩寵的化工下。除此,為在使徒生活中追隨耶穌基督者,她是一個特別的模範。所以,我的票是肯定的》<sup>52</sup>。

1994年5月, 羅馬